

伊朗

陳文鴻、2018年5月28日

當前伊朗的問題，不是西方論者那樣歸咎於美國學者 Huntington 在 1996 年提出的文明的衝突。事實上，歷史裏幾千年的帝國或政治邦聯，都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組成，絕大多數時間是相安無事，不僅和平共處，且在許多方面攜手合作，互相融合交流。即使在歐洲十七世紀後出現的國族為主的國家，也沒有單種族、單文化的國家，而是仍然有眾多不同的種族、宗教、文化和諧共處。假若我們相信歷史，歷史在絕大多數時間體現出來的是文明的交融和合，而不是衝突。

Huntington 提出的文明衝突論用來建立歐美文明 (實質是基督教白人或再加猶太教白人) 與其他種族、宗教、文化的對抗性。背後的意識形態是正與邪的對立，他所謂的歐美文明要征服、鎮壓其他種族、文化及它們的政治載體的國家。基督教白人文明與其他文明的對立模式，也伸延成為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必然衝突。把世界以種族、宗教、文化來分割起來形成絕對的矛盾體，以此突顯基督教白人文明的所謂純潔性。

於是，在文明的層次是基督教白人的美國西歐以色列與全球對立，伊斯蘭更特別地被列為基督教文明的對立面。而在中東北非的區域裏，一是以色列與所有伊斯蘭教國家的對立；二是伊斯蘭教的內部分裂，代表遜尼派的沙特阿拉伯與代表什葉派的伊朗的對立。這樣的標誌方法便把伊朗列成為與北韓同等的邪惡國家。邪惡的言詞中有著濃厚的中世紀基督教十字軍東征的色彩。

這樣簡單絕對化 (但卻不訴諸歷史與事實根據) 的一層一層二分法，從 90 年代以來構成美國的外交政策。中東政策，伊朗政策。或許美國不想滅絕伊斯蘭教，或伊斯蘭的什葉派。但正如它支持沙特阿拉伯領導的遜尼派政權一樣，一是要與其結成軍政聯盟，受其保護和指揮；另一是作石油美元的基礎，支撐著美國的世界霸權。從美國與沙特阿拉伯家族王朝這幾十年聯盟的例子來看，所謂文明的衝突便暴露出其根本的原因 — 石油利益，以及壟斷石油供應建立起來的美國金融與美元霸權。

在伊朗 1979 年革命之前，二次大戰後英法分割奧斯曼帝國領土建立起來的各個所謂國族主權國家，實質都是故意在劃分國界時橫跨各個民族的聚居地，形成各民族在各國之內的犬牙交錯混合，目的是分而治之。把奧斯曼帝國分割是分而治之，用民族因素在內牽制獨立後各國，也是分而治之。美國接替英法，包括創建以色列，是以以色列作為插入伊斯蘭教區域的棋子，也屬分而治之的技倆，或許一如中世紀十字軍東征建立的耶路撒冷諸王國的意圖。但是 1979 年之前，雖然有阿拉伯國與

以色列之爭，各阿拉伯國基本上是集合於沙特阿拉伯及石油出口國組織之內，並沒有挑戰美國的霸權和石油美元。因而在此之前，即使歷史上伊斯蘭教有遜尼與什葉派之爭，卻形成不了公開的衝突或國家之間的對立。但 70 年代石油財富大增的同時，沙特阿拉伯政權用石油美元推廣其激進保守的遜尼派瓦哈比教派，開始與什葉派形成激烈的教義和勢力之爭。

針對伊朗的革命，美國 1980 年便利用伊拉克攻擊伊朗，開啟 8 年多的戰爭。1990 年伊拉克侵佔科威特，美國第一次對伊拉克開戰，背後的原因應是伊拉克要依賴石油收入來恢復受兩伊戰爭重創的經濟。而 2003 年美國侵略伊拉克，推翻政權，重要原因是伊拉克大量出口石油，危及沙特阿拉伯的利益。與此同時，美國政府確定伊拉克擁有與沙特阿拉伯可媲美的龐大石油儲藏量。導火線是伊拉克政府在石油交易中棄美元採歐元。換言之，在打擊與經濟制裁伊拉克，伊拉克政權已成美國與沙特阿拉伯的石油霸權與石油美元的最大威脅，美國出兵佔領伊拉克便成必然的解決方案。當時布殊總統說要以開發伊拉克石油來重建伊拉克，已明白地點明侵略伊拉克的理由。

2003 年侵略伊拉克，結果卻開啟了 2004 年至 2008 年石油價格大漲的局面。2006 年美國借聯合國制裁伊朗，伊朗的石油天然氣出口大減，油價大漲的得益者便是中東由美國與沙特阿拉伯控制的油氣出口國。

對伊拉克與科威特的爭奪戰爭，乃至對伊朗制裁實際上顯示出一個極重要的地理因素 — 波斯灣沿岸及海域是全球最大石油、天然氣儲藏地區，全球三大主要石油天然氣生產國家 — 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生產重心與儲藏量都集中於此 (參看附圖)。甚至沙特阿拉伯若捨波斯灣畔的油田，國內其他地區便無足夠的石油生產，經濟也會一落千丈。

這個地理因素同時與伊斯蘭什葉派信眾聚居的地區相重疊，波斯灣油氣儲藏與生產地區都是什葉派人口佔主，對利用瓦哈比教派來主宰遜尼派社區的沙特阿拉伯便要面對什葉派社區民眾與政治勢力的挑戰。英美沿用在伊拉克的以人口少數的遜尼派壓抑人口多數的什葉派的分而治之技倆，在美國入侵，推翻薩達姆政權後便要失敗。2003 年後的伊拉克形成政治分裂，部分政治勢力轉向與伊朗合作。結果是沙特阿拉伯挑起的教派之爭卻在 2003 年後逐步轉向為伊朗領導的什葉派政治勢力在各地擴張，直接抗衡挑戰沙特阿拉伯與美國的區域聯盟。

2010 年是一個大的轉折。伊拉克、伊朗與敘利亞簽署備忘錄建設從波斯灣經敘利亞往歐洲的天然氣管道。前此沙特阿拉伯與卡塔爾建議的天然氣管道被敘利亞拒絕。由此而導致沙特阿拉伯和海灣諸國，與美國土耳其等一起在敘利亞發動內戰，企圖推翻政權，破壞伊朗往歐洲的天然氣管道計劃。沙特阿拉伯與美國資助的主要是瓦

哈比教派的遜尼派武裝勢力，最典型的便是伊斯蘭國。後者能在幾年內大擴展靠的是掠奪了伊拉克與敘利亞北部油田的生產，經土耳其出口低價買往以色列。只可惜，俄羅斯在 2015 年的介入，協助伊朗派遣的什葉派武裝，把伊斯蘭國打垮。穩定了敘利亞政權，且在這個過程裏，伊朗更有力量支持也門的內爭，製造出沙特阿拉伯在敘利亞以外的另一個戰場，對之牽制。

當前伊朗及中東的局勢很清楚。

一是美國退出核協議希望對伊朗施加壓力，但協議中的其他 5 國還在為維持協議而努力，直接的結果是法德與美國的關係惡化，而若法德等與其他國家接納伊朗用歐元來替代石油美元，影響更為深遠。二是美此舉無助於改變敘利亞不利的局勢，俄伊聯手仍在幫助敘利亞政府收拾失地，以色列有限程度的介入沒法產生足夠的干擾作用。三是美國推出核協議的最直接效果是國際油價回升，但不是因伊朗因素。美國恢復對伊朗制裁會是 6 個月之後。油價轉變來自兩個方面：沙特阿拉伯與俄羅斯等的減產協議和委內瑞拉的大幅減產，後者當然也有美國的制裁與壓力的作用。四是伊拉克剛剛大選的結果可能會增強反美的舉措，也同時鞏固增產石油的決心。今年三月伊拉克政府宣布新的石油儲藏量的估算，超過 3000 億桶，高於沙特阿拉伯的 2600 億桶，居全球首位。伊拉克的石油與伊朗的天然氣合起來的市場重要性便可超過沙特阿拉伯及其海灣國盟友。(其中天然氣生產大國的卡塔爾卻與沙特阿拉伯已作決絕)。

這幾個形勢變化中蘊含著美國大戰略的轉變。近年美國頁岩油技術的發展使美國生產大增，並開始從最大的淨進口國轉變成為淨出口國。美國便不需如 80 年代卡特總統所提，為保中東石油供應而可不惜一戰。作為淨出口國，沙特阿拉伯等石油出口國便成美國的競爭對手。打擊它們的生產便有助美國的頁岩油開拓市場。美國頁岩油的生產成本高，在每桶 40 美元以上。因而油價低便沒法生產，更不用說與低生產成本的國家競爭。為促進美國油氣出口，第一便是要使國際油價在每桶 60 美元或以上。第二是用政治軍事的方法擾亂中東地區為主的生產和出口。

在這樣的戰略考慮下，伊朗會是美國新戰略的阻礙因素。根本因素是伊朗的油氣生產出口能力。但依持這樣的經濟資源條件，若伊朗穩定和團結卻不依附美國，便構成對整個波斯灣石油天然氣龐大蘊藏量的最大政治威脅。伊朗的 8 千萬人口，與美國對立的民族、文化與宗教意識，都可以成為動員區內什葉派，以至遜尼派伊斯蘭教政治力量對抗美國霸權的主要力量，並可建立起一個更大範疇的區域政治聯盟，把英法和美國在分割奧斯曼帝國建立起來區域控制打破。

美國頁岩油儲存量有限，成本高昂，不可能全面替代波斯灣的石油天然氣。以戰亂來影響供求，從而抬高油價可以，但有一定的限度。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加上

俄羅斯與土耳其一方，與美國、沙特阿拉伯另一方的油氣利益之爭在今後幾年內還有進一步惡化的機會。